

<Waiting Time>

我是一個習慣等待的人。

搭電梯時只要超過五個人我便寧可等下一班。但今天媽媽比較晚來，只剩五分鐘就要上課了，我只好硬著頭皮排隊跟著人群推擠進去。電梯門開，這群幾秒鐘前被迫同處窄小空間的人，頓時各奔東西紛紛走向自己的教室，我緊緊掐著上課證，鑽進教室。偌大的教室裡，零星散布著數十個空位，我挑了最靠走道的位子坐下。

我斜覷了下旁邊的人，不覺得這間教室冷氣特別冷、燈光特別刺眼嗎？

穿著橘紅色熱帶花紋上衣的男子走了進來，黑橘相間棕櫚樹的圖騰爬在胸前，他嘴巴不斷開合著，我腦海浮現早上生物課時熱帶雨蛙的圖片。突然，一陣沉默，使我游離的意識歸位，只見他上上下下地蠕動著喉結，壓著聲音說：「Wasting time is a waste of life. 你們是為了考大學才坐在這的，拜託！用心點！」

他怪腔怪調的聲音引來旁人嗤嗤的笑聲，每個人的臉上掛著看笑話的表情，沉醉在台上老師誇張的表演，我拿出筆記本用心抄下「Waiting time」

「同學下課啦，這都是我的多年來的精華。慢慢抄，可別抄錯啦！」

「下次該換個前面點的位子。」我心裡想著：「這個角落聽不太清楚！」

下課後，我在廁所遇到林愛青，跟她抱怨挑不到好位子。

「你根本是挑錯教室、選錯班了。」她從鼻孔輕哼著說。

「是嗎？櫃檯的輔導老師說這老師不錯，多上幾次就會習慣了。」

「那你就慢慢等吧。那個老師自以為在加州長大，老說些陳腔濫調，哼！沒有能力的人只會浪費時間說瞎話。」林愛青在洗手台前端詳自己的臉，抽出擦手紙抹兩下扔掉。

她的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。

確實，我需要的不是曲折離奇的人生經驗談。想起那位男老師浮誇的言語，聽他的課有意思，沒意義。我們有一場升學的硬仗要打，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浪費。

「你下次還是早點來我那個班吧，我幫你佔個好位子？」

林愛青說的沒錯，找對老師並且佔個好位子才是現在看來最重要的。

下一堂課，我提早十五分鐘進了林愛青說的教室。

我從沒看過那麼長的黑板，四周掛了十幾台大螢幕液晶電視，分散在梁、柱、牆上，確保空間內所有人的學習權不受位置影響。我往前方十幾排看去，越過人頭只見她比了個勝利的手勢，招搖的笑著，揮動著手示意要我過去。

「你看看！離黑板那麼近、離老師那麼近……」林愛青眼神宣示著勝利與得意，暫緩不說下去。

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當你坐過最前面，以後啊你……就不甘於待在後面了。」

我坐在林愛青替我佔來的位子上，她嚼著粉圓想營造輕鬆的氣氛，卻用我不

習慣的眼光掃視著我。那淡淡的笑意像面鏡子，我頓時覺得自己在她面前像個犯錯的小孩，被看穿、被戳破美好的想像，而且無所遁形。

「你覺不覺得……沒有競爭對象好無聊。」她捧著臉環視整個教室，噘起嘴唇。「你的敵人走了，一部分的你就永遠死掉了。」

我嚇一跳，不知道該怎麼順著她的話接下去。

我心虛地自問：「我會是她的假想敵嗎？」

林愛青從不等待補位，「我最討厭浪費時間了，要我等我寧可用搶的。」林愛青神秘的笑了一下，兩頰顴骨高高突起。

我羨慕林愛青的本事，那天林愛青沒有出現，我的下場是只能揀後面的位子。我連拜託鄰座讓位好使我能往前移的請求都說得支支吾吾。處在狹窄的走道上，我慢吞吞的穿越，也不顧書包就這麼拖在地上。其實，就算我擠到前面又怎麼樣，被老師發現我在看別的書有多尷尬。

林愛青回來後，我又坐回了第二排，一切如昔。

「自己搶補位的感覺如何？」

「我根本搶不到。」我下意識握緊手中德米安的《徬徨少年時》。

每次回答林愛青的問題，我都深怕一句話說錯不合她的意，惹得她不高興的，我擔心失去一個人人眼中表現優秀成績出色的朋友。

「吳可儀啊！不爭之爭才是最高等的爭啊。」

林愛青說開放劃位那天，她爸媽輪流夜排才搶到的，一夜的等待換得一學期的保留席，很值得。她心不在焉地翻著筆記，像是說出一個基本常識那樣稀鬆平常。我看著林愛青說話的樣子，她願意把我當朋友也許就是我最大的幸運了。她總能夠運用各種方法，不論是成績還是人際關係，得到她想要的。

女老師的課總是大家的優先選擇。即便女老師的笑話再沒哏，台下也會捧場的笑幾聲。她迎合了多數人的需要，紮實的課程可以彌補她單調貧乏的個人魅力。上她的課有意義但沒意思，我常聽著聽著，就在小小的長桌上打瞌睡，總覺得是冷氣直吹頭頂使我醒不來。

我抬起頭，不知道是下課多久了？林愛青站在離我的講台上，等待老師一對一的講解。眼看時針已逼近十點五十分……總是離不開這樣的千篇一律嗎？她在想什麼呢？

「這題不該錯的，太過粗心大意了。」

「我不明白這句的出題方向。」

她一手拿著紅筆盯著捏在手中的考卷，忽然，像是想起什麼的，她轉頭往向我這。

「你要不要一起來聽？」她的口氣好像老和尚在規勸小和尚別貪玩。

「我要回家睡覺了。」我用一個勉強的笑回應她。

「讀書很累？」

「對。」

我總不能向她吐露出我根本不熱衷於此吧？什麼時候學習只剩下背誦和應用了？想不起來了。

林愛青露出一個理解的表情，沒有多說一句。

我有時懷疑，我的愚鈍缺乏是否讓她感到自己是更優秀的存在？

我連句明天見也沒說的走出教室，滿腦子只驚覺到自己是多麼的狼狽。瞥了一眼排隊等電梯的人群，我不想再等待，我決定走樓梯。

下樓梯時我問自己：「吳可儀，你當初到底是為了什麼來補習？」

我跨得太大步，三階當作兩階在走，碰到地面時，扭了一下腳。

你也在看我笑話嗎？冷風颳在我的臉上，我雙手環在胸前，想把自己包裹的緊一點，好像那樣可以掩蓋我浪費生命的事實。我曾經鬥志蓬勃的花了錢來補習，如今卻總在課堂上睡覺。

「你等了很久？」

打開車門，鑽進後座，我把書包扔在腳邊，接過我媽遞來的食物。只是隨手可及的超商微波的熱牛奶和三明治，我都覺得自己不值得那麼好的對待。

「繞了好幾圈呢！又不是只有我停在這等小孩，憑什麼只趕我？」

正好是超商的補貨時間，路邊臨停的小型車總是擋到大貨車。

「今天特別晚？上課很累吧？」

「恩。」

我迅速把《徬徨少年時》塞進書包。一想到我媽的等待卻只會換來我的不爭氣，我有一種說不出的疲倦。

我趴在桌上小歇，等待上課時間的來臨。

林愛青抬了抬下巴，我猜她沒在聽老師說話，她似乎在暗示我開口向她道謝，我猛然抬起頭，吞了吞口水，搖了搖桌上的塑膠杯，杯緣的水珠往下滑，那些粉圓則全部攪和在一起，重重的沉在杯底。我斜看著她：

「裡面裝著什麼呢？」

她愣了愣，不知該如何反應。

我總覺得對未來沒把握，困在杯底的粉圓彷彿是我乏趣的生活，如果所有的粉圓共同的命運都是被吞下腹，這個杯底和那個杯底有什麼不同？

我嚼著粉圓四顧張望覺得有些無聊。卻發現林愛青正在盯著什麼。

「這裡寫錯了，是 Wasting time is a waste of life. 不是 Waiting」

「啊，我抄錯了嗎？」

「是 Wasting 嗎？W-A-S-T-I-N-G？」

林愛青一字一字認真盯著我塗塗改改，突然，她驚呼一聲。

「咦這是誰的句子？在期待中隱忍，在隱忍中期待。」

「哦沒有啦，那就是一些我無聊時胡亂看到寫下的句子，不重要。」

我試著要遮，卻看到一種複雜的情緒在她的臉上，林愛青眼裡有些我不確定

的光亮。

「吳可儀，你該不會想唸中文系吧？」她突然用一種試探的口氣說。

「我哦？我爸媽希望我……唸法或商吧。」

「原來啊……但我不是問你爸媽，我是問你。」林愛青嘴唇快速的噉起又放鬆。

「離長大還有好久耶，為什麼要現在想？」我說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要同時準備出國念書……」

她重重嘆了一口氣，舔舔嘴唇皮，好像說出這句話耗盡了她所有力氣。

那不是林愛青擅長的嗎？讀書、考試、成為眾人羨煞的目光。聰明的人也會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嗎？

「其實沒有很久。」她忽然放下筆，轉過臉認真的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總要做個決定的。」林愛青挑起眉毛。

「……」我扭過頭逃避她的目光，默讀著手中翻開的書頁：

「我是不是在哪個關鍵的時間點搞砸什麼或是弄壞了什麼，導致我錯失了人生。」

林愛青也許是對的，我總要做個決定的。

%

「書的封面設計好了，」編輯用一種期待的眼神看著我，把書推給我。

「這是你整本書最喜歡的句子嗎？」

看著書腰上的一排字：

在期待中隱忍，在隱忍中期待。

「你選得很好。」我說。

短短兩句說了整本書的中心思想，再沒有比編輯更了解作者的人了。

「能把興趣當工作的人越來越少了。」我說。

「那麼，我們就再郵件聯絡囉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看著她年輕的側臉，大學畢業大概也沒幾年，就一股腦踏入這圈子摸索興趣沒有我這本書，這個小編輯也沒有存在的必要。她的名字會印在書最後一頁的編輯欄，總有幾個字是留給她這樣燃燒自己成就別人的證明。也許待個幾年等熱情磨損後就轉換跑道了，這樣的來來去去再常見不過。

離開咖啡店，計程車拐個彎駛離中正區，經過補習街，景物好像沒改變多少。拎著珍奶的高中生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疲於奔波補習班或K書中心，那是我曾經有過的青春。

有一個念頭閃過，我滑開手機，想看看別人眼中的我是什麼樣子？

令人羨慕的常春藤高材生自傳，分享如何成為你想成為的人？

與其看我的書，不如去看我當年寫下的網誌，他們比我誠實，而且單純多了。我心想。

那時候一切充滿了可能性。

那是我最靠近夢想的時候，但也是情況開始不一樣的時候。

「夢想」對成年人何其奢侈，對青春卻是理所當然。現在看來，生命中最最有趣的時光，應該是高中那段時期吧！

我想起吳可儀，一個看起來永遠在作夢的女孩，記得，那時候我們總坐在一起。

「原來前排的風景是如此的不同。」她遞給我一張紙條。

「你知道，我為什麼一定要坐在前排嗎？」

「增加學習動機啊，」我繼續說，她輕輕點頭作為「聽到了」的回應。

我沒告訴她的是，也許我只是無法忍受平凡瑣屑的浪費時間。

就在台上的女老師很滿意地望向台下的學生是如何勤奮的振筆疾書，深怕漏抄任何重點，只有我和老師四目交接。她有點想掩飾什麼的，拿起講桌上的咖啡，飄開的眼神伴隨掀蓋而去的熱氣。我眨了眨眼，目睹一切卻假裝什麼也沒發生的把視線移回桌上的筆記。

多年後我仍忘不了講台上那個眼神，好像說著等待是寂寞的。

我一直都知道，吳可儀會在座位上偷偷看著自己的書。

我記得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告訴她，你的筆記抄錯了。我看到了那句話，在期待中隱忍，在隱忍中期待，我當時不懂，那句話是你不被理解的心情嗎？

後來我選擇偷走了你的句子。但這些年總是被一股冷冷的失落感包圍，要如何寫出超越第一本的作品？原先我以為我錯失的人生，是那個吳可儀手中的書裡描繪的世界，但我竟在她一句話的啟發下，走上我原本想也沒想過的一條路——成為作家。

Waiting time is a waste of life.

說不定吳可儀抄的才是對的。

比起成為我自己，我更想成為你。

編輯的一通電話打斷我的思緒。

「老師您的書可能要延誤一點時間才能上市了。」

「什麼……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只是跟印刷廠的一些合約問題，但我們有最厲害的顧問，您不用擔心。」

「我剛回國，不知道你說的是誰呀？」

「老師您翻到書的最後一頁就會看到了。」

我從包包裡拿出書翻到背面，打開倒數幾頁。

法律顧問：吳可儀

看著我沒能成為的自己，居然是你。